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玉臺新詠箋注

上册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玉臺新詠箋注

下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玉臺新詠箋注 上

〔陳〕徐陵編

〔清〕吳兆宜注
程琰刪補

穆克宏點校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玉臺新詠箋注 下

〔陳〕徐陵編

〔清〕吳兆宜注
程琰刪補

穆克宏點校

44775/01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玉臺新詠箋注 / (陳) 徐陵編; (清) 吳兆宜注, 程琰刪補; 穆克宏點校. -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9 重印
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
ISBN 7-101-00991-3

I. 玉… I ①徐… ②吳… ③程… ④穆… II. ①玉臺新詠-注釋②古體詩-作品集-中國-魏晉南北朝時代 IV. I222.73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1999) 第76044號

責任編輯: 雋雪豔

玉臺新詠箋注

yù tái xīn yǒng jiān zhù

(全二冊)

〔陳〕徐 陵編

〔清〕吳兆宜注
程琰刪補

穆克宏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18⁵/4·印張·1插頁·307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數 22001—25000 冊 定價: 31.00 元

ISBN 7-101-00991-3/I·170

點校說明

《玉臺新詠》十卷，南朝陳徐陵編。徐陵（公元五〇七——五八三年），字孝穆，東海郯（今山東郯城縣）人。他八歲屬文，十二通莊老義。及長，博涉史籍，縱橫有口辯^①。在梁時，初爲東宮學士，後爲通直散騎侍郎。梁武帝太清二年（公元五四八年），他以兼通直散騎侍郎的身份出使北魏，被扣留不讓回來。後入陳，歷任五兵尚書、尚書左僕射、中書監、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少傅等職。陳後主至德元年卒，年七十七。徐陵早年與父摛和庾肩吾、庾信父子出入梁太子蕭綱的東宮，寫作宮體詩，很受寵愛。因詩文綺麗，當時稱爲「徐庾體」。入陳以後，當時的文檄、軍書及受禪詔策，皆出自其手，被視爲「一代文宗」。他的文章「輯裁巧密，多有新意」^②，頗能改變舊體。著有《徐孝穆集》三十卷，今存六卷。

《玉臺新詠》是我國古代的一部詩歌總集。唐劉肅說：「梁簡文帝爲太子，好作豔詩，境內化之，浸以成俗，謂之宮體。晚年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《玉臺集》以大其體^③。」據此，可知《玉臺新詠》（又稱《玉臺集》）編於梁朝。這一點，可以在書中找到證明，書中稱梁簡文帝蕭綱爲皇太子，稱梁元帝蕭繹爲湘東王，說明此書是在蕭綱爲皇太子、蕭繹爲湘東王時，大約是在梁朝末年編成的。但是，爲什麼書中題爲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」呢？顯然這是後人所加的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撰成於齊朝，書中却題爲「梁劉勰撰」，情況與此相同。至於書中梁武帝稱諡號、國號，邵陵王等書名，

AA325/01

也都是後人追改的。

梁朝的宮體詩盛極一時，當時不僅最高統治者蕭衍、蕭綱、蕭繹父子大量創作宮體詩，那些封建官僚也傾力寫作。《南史·梁簡文帝紀》云：「（簡文帝）雅好賦詩，其自序云：『七歲有詩癖，長而不倦。』」然帝文傷於輕靡，時號「宮體」。《南史·徐摛傳》云：「（徐摛）屬文好爲新變，不拘舊體。……摛文體既別，春坊盡學之。」宮體之號，自斯而始。唐杜確《岑嘉州集序》云：「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，始爲輕浮綺靡之辭，名曰『宮體』，自後沿襲，務爲妖豔。」君主愛好，臣僚附和，這就造成了「宮體所傳，且變朝野」的局面。《玉臺新詠》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。

《玉臺新詠》的主要內容是寫閨情，所收的詩多數是豔詩，即宮體詩。徐陵在《玉臺新詠序》中說：「撰錄豔歌，凡爲十卷。」明胡應麟說：「《玉臺》但輯閨房一體。」清紀容舒指出：「按此書之例，非詞關閨闈者不收。」這是此書在內容上的特點。在宮體詩的作者中，蕭綱是有代表性的，本書收入他的詩竟達一百零九首之多，如《倡婦怨情》、《和徐錄事見內人作卧具》、《戲贈麗人》、《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》、《美人晨妝》、《詠美人觀畫》、《詠內人晝眠》、《春夜看妓》等詩，都是典型的宮體詩，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荒淫的生活。他們的詩以華美雕琢的形式掩蓋淫靡、放蕩的內容，實在是詩歌的墮落。《隋書·文學傳序》斥爲「亡國之音」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這種詩風延續到陳、隋，以至初唐，影響是惡劣的。然而，我們還應該看到，本書中有不少詩並非宮體詩，只因「篇中字句有涉閨幃」，雖內容全不相干，也被收錄，因此收入了不少優秀詩篇。例如《日出東南隅行》，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荒淫無恥的面目，塑造

了一個堅貞美麗的婦女形象。《羽林郎》歌詠一個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，表現了她反抗強暴的精神和堅貞不屈的品格。《怨詩》以扇比喻女子，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的不幸的命運。《禮如山上雪》寫一個女子對負心男子表示決絕，指責那個男子只看重金錢，而不看重愛情。《上山采蘼蕪》寫一個棄婦的哀怨，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被壓迫的地位。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》敘述漢末廬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劉蘭芝，因受封建禮教的壓迫而致死的悲劇，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罪惡，歌頌了他們的反抗精神。這些優秀詩篇都是人們所熟悉的。此外，書中還選錄了枚乘、張衡、曹植、阮籍、左思、鮑照、謝朓等著名詩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佳作。這是《玉臺新詠》的主要價值所在。

《玉臺新詠》還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：

一、在中國文學史上，漢魏六朝的總集、別集流傳下來的很少，許多詩歌都失傳了。《玉臺新詠》是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以後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它爲我們保存了大量的詩歌資料。例如本書選錄了較多的樂府詩，這對保存梁朝以前的樂府詩起了一定的作用，像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》這樣的名篇，正是由於本書選錄才保存下來的。另外，如曹植的《棄婦詩》、庾信的《七夕》，其本集皆失載，也因被選入本書而免於失傳。這是十分可貴的。以《玉臺新詠》和略早的《文選》相比較，《文選》這部詩文總集，它兼收詩文，因此所收的詩歌數量較少。《玉臺新詠》專收詩歌，選錄詩歌達八百七十首之多，這樣，《玉臺新詠》就更值得我們重視了。

二、由於《玉臺新詠》成書在梁朝，當時編者能够見到的古書，後來有許多已散失了，所以今天我們

可以用它來校訂其他古籍。如蘇伯玉《盤中詩》，馮惟訥的《古詩紀》把它定爲漢詩，本書列在晉代。又如古詩《西北有高樓》等九首，《文選》無作者姓名，本書認爲出自枚乘。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，《文選》亦無作者姓名，本書歸於蔡邕。諸如此類，皆可資考證。

三、《玉臺新詠》專選歌詠婦女的詩篇，這種選本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。又《文選》不選錄生存者的作品，而《玉臺新詠》六、七、八三卷所選都是當時文士的作品，這種做法也不同一般。還有，《詩經》的詩篇按風、雅、頌分類，《文選》所選錄的詩文按體裁分類，而本書所收的詩篇，却以時代順序排列，不同於過去的總集。這是《玉臺新詠》的一些新的特點。

四、本書所收齊梁時代的一些宮體詩，在聲律、對偶、用典等方面已經相當成熟，這些對唐詩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。另外，本書卷九主要是選錄七言歌行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韻的古絕句，這對後世的七言詩創作和唐代絕句的發展也都會有一定的影響，同時，對我們研究漢魏六朝的七言歌行和古絕句也都提供了一些方便。

總之，《玉臺新詠》對我們研究漢魏六朝詩歌是頗有參考價值的。

《玉臺新詠》的刻本，宋以後是比較多的^⑦。但是，注本只有吳兆宜一家。吳兆宜的箋注本引證頗博，箋注詳贍，只是有時繁而無當，又常常以後代的書注前代的事，也不盡允當。雖然如此，它對我們理解作品還是有一定幫助的。至於他把每卷中明代人濫增的作品退歸每卷之末，注明「已下諸詩，宋刻不收」，這是很可取的。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記載，此書當時只有鈔本流傳，尚無刻本^⑧。至清乾隆三

十九年，才有程琰刪補的吳兆宜箋注玉臺新詠刊行。程琰的刪補本做的工作是「譌者悉正」，「刪繁補闕」和「參以評點」，當時有人稱之爲「善本」^⑨。本書即以乾隆三十九年刊行的程琰刪補本爲底本。程琰刪補本的原文據明趙均小宛堂覆宋本，與明嘉靖徐學謨海曙樓刊本校對同異。這次，我們又校以趙均小宛堂覆宋本玉臺新詠（簡稱趙氏復宋本），參校了五雲溪館本玉臺新詠（簡稱五雲溪館本）、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（簡稱紀氏考異）、鳴沙石室影印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（簡稱唐寫本）、太平御覽、藝文類聚、文苑英華、初學記、文選、樂府詩集、古樂府、古文苑、古詩紀等書。在校勘中，凡是有參考價值的異文，皆出校記，能够斷定訛誤的，均在校記中注明，不逕改原文。紀氏考異參考了玉臺新詠的各種版本和一些書籍，詳加考辨，訂正了宋、明諸本的不少錯誤。近人徐乃昌的玉臺新詠校記參考衆本寫成，用力甚勤。這兩部著作在玉臺新詠的校勘上很有成績，本書的校勘記參考了他們的校勘成果。凡原本標注「一作某」者，有的已查明其所據版本，則重新寫入校勘記，其餘則仍存一作。注文部分，與清光緒五年宏達堂刻本、掃葉山房石印本（一九一五年版）、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、世界書局排印本（一九三五年版）等幾個通行的本子對讀一次^⑩。在查閱了大量注文所引用的書籍之後，我們發現注文錯誤竟達百餘條。這些錯誤，各本大致相同。而有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，例如：卷九秦嘉贈婦詩注引說文云：「啾啾，小聲也。」說文應作「廣韻」。這是引文的題目搞錯了。又如卷一古詩八首注引郭璞贊云：「靡蕪香草，亂之茶床，不懼其貴，自烈以芳。」「香」應作「善」，「茶」應作「蛇」，「懼」應作「隕」，「貴」應作「實」，「烈」應作「別」，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注引

李尤《正陽城門銘》云：「平門督月，午位處分。」「正陽」應作「平」，「月」應作「師」，「分」應作「中」；卷六吳均《梅花落》注引高誘《呂氏春秋注》云：「西交風曰飈風。」「高誘《呂氏春秋注》」應作「呂氏春秋」，「交」應作「方」，「飈」應作「颼」，又引吳均《周承未還重贈》云：「蓬姿霜雪來。」「霜雪來」應作「浮霜采」；卷七皇太子《紫驪馬》注引《莊子》云：「天下馬有成林，若亡若失，若喪若一。」「林」應作「材」，「亡」應作「卹」，「若一」之「若」應作「其」；卷八劉孝威《怨》注引《戰國策》云：「解綈衣之幕之。」「綈」應作「紵」，「之幕」應作「以幕」；卷九梁武帝《遊女曲》注引崔駰《上錄》云：「飛閣重樓。」「上錄」應作「七依」。這是鈔刻錯的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對這些明顯的錯誤，我們都予以改正。此外，需要說明的，古人通稱《楚辭》爲《離騷》，如本書卷二傳玄《秋蘭篇》注引《離騷》云：「秋蘭兮靡蕪，羅生於堂下。」引文實出《九歌》；卷九吳均《行路難》二首注引《離騷》云：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」引文實出《九歌》；又沈約《歲暮感衰草》注引《離騷》云：「靡薜九衢。」引文實出《天問》，等等，引文出處皆改爲原篇，以便閱讀。限於水平，這次點校，可能還有不少疏漏和錯誤，歡迎讀者和專家們批評指正。

本書在點校過程中，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同志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，並補輯序跋二十八篇作爲附錄，爲本書增色不少，謹此致以謝忱。

穆克宏

一九八三年九月

①②《南史·徐陵傳》。

③《大唐新語》卷三。

④《詩數·外編》卷二。

⑤⑥《玉臺新詠考異》卷九。

⑦參閱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卷十九。

⑧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四八《庾開府集箋注十卷》條云：「兆宜，字顯令，吳江人，康熙中諸生。嘗注徐、庾二集，又注《玉臺新詠》、《才調集》、《韓偓詩集》。今惟徐、庾二集刊板行世，餘惟抄本僅存云。」

⑨見本書阮學潛跋語。

⑩近成都古籍書店出版的吳兆宜注《玉臺新詠》是根據世界書局排印本影印的。

玉臺新詠序

案：王逸《九思》：「登太乙兮玉臺。」晉陸機《塘上行》：「發藻玉臺下。」注：「玉臺，以喻婦人之貞。」

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

按：《陳書·徐陵傳》云：「太建三年，遷尚書左僕射。後主卽位，遷太子少傅。」《大唐新語》云：「梁簡文爲太子，好作艷詩，境內化之。晚年欲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《玉臺集》以大其體。檢此，則是書之撰，實在梁朝，可以明証。署名如是，明是後人所加也。又，此書陵在梁朝所纂，銜名乃後人所加，卽以陳代所歷官階題之，亦無不可。但陵官終于中書監，不終于尚書左僕射。攷陵末年所加之階及兼領之官職，應全書之云：「陳中書監、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少傅」，方爲完全，然舊本相沿如此，今姑仍之。」

夫一無「夫」字。凌雲概日，由余之所未窺，千門萬戶，張衡之所曾賦。周王璧臺之上，漢帝金屋之中，玉樹以珊瑚作枝，珠簾以玳瑁爲押，按：舊本作「匣」。其中有麗人焉。其人也，一無「也」字。五陵豪族，充選掖庭，四姓良家，馳名永巷。亦有潁川、新市、河間、一作「涿」。觀津，本號嬌娥，曾名巧笑。楚王宮裏，一作「內」。無不推其細腰，衛一作「魏」。國佳人，俱言訝其纖手。閱詩敦禮，豈一作「非直」。東鄰之自媒，婉約風流，一有「無」字。異西施之被教。弟

兄協律，生按：一作「自」。小學歌，少長河陽，由來能舞。琵琶新曲，無待石崇；箜篌雜引，非關「作」因。曹植。傳鼓瑟於楊家，得吹簫於秦女。至若寵聞長樂，陳后知而不平；畫出天仙，關氏覽而遙妬。至如按：一作「乃」。東鄰巧笑，來侍寢于更衣；西子微顰，得一作「將」。橫陳於甲帳。陪遊馭娑，騁纖腰於結風；長樂鴛鴦，奏新聲於度曲。妝鳴蟬之薄鬢，按：一作「鬢」。照墮馬之垂鬟。反插金鈿，橫抽寶樹。南都石黛，最發雙蛾；北地燕脂，一作「支」。偏開兩顰。亦有嶺上仙童，分丸魏帝；腰中寶鳳，授曆軒轅「一」。金星將一作「與」。婺女爭華，麝月與一作「共」。嫦娥競爽。驚鸞治袖，時飄韓掾之香；飛燕長裾，宜結陳王之珮。雖非圖畫，入甘泉而不分，言異神仙，戲陽臺而無別。真可謂傾國傾城，無對無雙按：一作「無雙無對」。者也。加以天時一作「精」。開朗「二」，逸思雕華，妙解文章，尤工詩賦。瑠璃硯匣，終日隨身；翡翠筆牀，無時離手。清文滿篋，非惟芍藥之花；新製連篇，寧止蒲萄之樹。九日登高，時有緣情之作；萬年公主，非無累按：一作「諫」。德之辭。其佳麗也如彼，其才情也如此。既而椒宮一作「房」。宛轉，柘館陰岑，絳鶴晨嚴，銅螭晝靜。三星未夕，不事懷衾；五日猶賒，一作「餘」。誰能理曲。優游少託，寂寞多閑。厭長樂之疏鐘，勞中宮之緩箭。纖腰一作「輕」身。無力，怯南陽之搗衣，生長深宮，笑扶風之織錦。雖復投壺玉女，爲觀一作「歡」。盡於百驍；按：一作「嬌」，非是。爭博齊姬，心賞窮於六箸。按：一作「著」。無怡神於暇景，惟屬意於新

詩。庶按：一作「可」。得代彼皋按：本集作「萱」。蘇，微蠲愁疾。但往世名篇，當今巧製，分諸麟閣，散在鴻都。不籍篇章，無由披覽。於是，燃脂暝寫，弄筆一作「墨」。晨書，撰錄豔歌，凡爲十卷。曾無忝於雅頌，亦靡濫於風人，涇渭之間，若斯而已。於是，麗以金箱，裝之寶軸。三臺妙迹，龍伸螭屈之書，五色花箋，河北膠東之紙。高樓紅粉，仍定魚魯之文，辟惡生香，聊防羽陵之蠹。靈一作「雲」。飛太按：一作「六」。甲，高擅玉函；鴻烈按：一作「列」。仙方，長推丹枕。至如青牛帳裏，餘曲既按一作「未」。終；朱鳥窗前，新妝已竟，方當開茲縹帙，散此縹繩，永對翫于書帷，長循環於纖手。豈如鄧學《春秋》，儒者之功難習；竇專一作「傳」。黃老，金丹之術不成。因一作「固」。勝西蜀豪家，託情窮於魯殿；東儲一作「臺」。甲觀，流詠按：一作「比興」。止于洞簫。變彼諸姬，聊同棄日，猗歟彤管，無或譏焉。一作「麗矣香奩」。

按：《奇賞》云：繡口錦心，又香又豔，文士浪稱才情，顧此應愧。又齊云：雲中彩鳳，天上石麟，即此一序，驚才絕艷，妙絕人寰。序言「傾國傾城，無雙無對」，可謂自評其文。○序文舊有注，今因徐箋中吳注有專刻，茲不更錄。

「一」紀氏《考異》：「四句與下文不屬，疑有脫落。」

「三」時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晴」，紀氏《考異》：「今本《藝文類聚》均作「情」。紀氏《考異》：「案《魏書·崔光傳》：「天情冲謙，動容祇愧」，《齊書·王文殊傳》曰：「婚義滅于天情，官序空于素抱」，庾信《譙國夫人步陸孤氏墓誌》曰：「敬愛天情，言容禮典」，則「天情」二字本南北朝之習語，蓋訛「情」爲「晴」，又訛「晴」爲「時」耳。」

考訂姓氏

長洲彭啟豐芝庭	天台齊召南息園
華亭張鳳孫寶田	嘉定錢大昕辛楣
嘉定王鳴盛西莊	長洲吳泰來竹嶼
休寧汪啟淑秀峯	吳縣沙維杓白岸
丹徒王文治夢樓	建水李鳳彩五峯
南豐邱 漣悔菴	元和陳初哲永齋
吳縣陳樹華治泉	長洲李 榮滄雲
長洲蔣業晉立崖	嘉定王鳴韶鶴谿
休寧吳 賢魯齋	吳縣吳 俊蠡濤
元和顧宗泰星橋	青浦陸伯焜璞堂
蒲城雷國楫松舟	元和蔣麟書香涇
丹徒茅元銘耕亭	長洲顧紹祖東橋